

第一回 別開仕路下詔求賢 巧遇仙人授圖察賊

詩曰：

聖自聖兮凡自凡，從來天不滿東南。
豺狼賦性千般詐，蜂豕為心一味頑。
仁義稍疏先作梗，兵威大盛始知慚。
若將羈豸為長策，終恐金甌缺在蠻。

話說前朝全盛之時，四境皆安，惟兩廣地方，山嶺險隘，峒峽深邃，況且徑路高低盤曲，不能窮其出沒之際。故東至南韶，西至柳慶，周遭數千里山峽連接，凡有險隘，皆為賊巢賊窟。正南上有一個大藤峽，乃萬山中第一險隘之處，被一個峒賊所據。這峒賊叫瘟火蛇，生得身長力大，甚是兇惡。使一柄沒齒釘耙，足有百斤之重，領著數千小賊，時時出來侵掠州縣，劫奪府庫。地方百姓，無不受其荼毒。其餘各峒之賊，雖滿布山中，如狼如虎，但遇見瘟火蛇，皆要讓他一步，凡作禍亂，必瘟火蛇為首，而眾賊附和之。

是時，廣東都閩大將姓桑名國寶，雖是個武科出身，也有些名望，卻無大才大略，不能當盤錯之用。在廣東鎮守了兩年，被峒賊東抄西劫，擾亂得一日也不得安寧。若要發兵去剿他，前邊躲入峒去，後面又轉出峒來；左邊趕他，他右邊反來襲我。只因路徑不熟，與他戰十陣，到有九陣是大敗回來。用金錢招撫，撫了一峒，又是一峒來爭。也不知費過了多少錢糧，到底沒一毫用處。

巡撫、巡按看見光景不妙，恐怕多耗錢糧，後來有罪牽連到自家身上，只得上本參論桑國寶無才無勇，戰不成戰，撫不成撫，徒費錢糧，不能保安地土，伏乞敕下該部，革其職，議其罪，另選名將，以為東南萬里之長城，國家金甌方無恙也。

桑國寶見撫、按有疏參他，慌了手腳，只得也上一疏，奏辯其事。疏曰：

廣東總兵兼管廣西事左都督僉事臣桑國寶謹奏 為臣無才無勇、罪固當誅，然事有難為，情有可原、伏乞聖恩垂鑒，稍寬一線，容圖後效事。

臣雖不才，亦戮力疆場有日。今蒙聖恩擢任閩粵。豈不思奮力出奇掃清峒蠻，奠安四境，以報陛下知遇之恩？乃受事兩載，所屬郡縣為賊侵擾，雖率眾御之，互相殺傷，然徒耗軍糧而卒無成功。臣罪固當伏斧鉞之誅，但臣念此賊非起於臣來之一朝一夕，實盤踞於萬山之中，根深黨固久矣。臣非不思大舉以搗其巢，然峽中窄隘，不可長驅。止可峽外安營誘其出戰。賊性狡猾，當誘之時，偏匿而不出；俟臣持久欲歸。又乘虛而尾臣之後；及臣反擊，賊又退伏。臣每憤而遣將深入，又無奈山路紆迴曲仄，往往迷失，不能至其巢穴。賊路熟徑捷，反別出而遮塞險要，使兵將入不可，出不能，故每遭其陷害。臣苦思無策，故惟保境以待。然兩廣疆界甚遠，守兵幾何。焉能遍及？賊窺臣不及守之處，即為劫掠之處；及臣移守，賊又移劫。故賊逸而臣勞，賊得而臣失。臣萬不得已，始議撫耳。不意賊禽獸也，撫其身不能撫其心，撫於一時不能撫於久遠。故金錢糜費有之，然實非臣不肖侵漁也。

臣罪固不可辭，然臣致罪之由，實是如此。伏乞敕下該部，議臣之罪，以彰國法。倘邀聖恩，憐臣所處艱難，赦臣前途，策臣後效，亦祈廟堂熟算，授臣方略，或戰或撫，臣方敢罄竭犬馬，以報國恩。若廷議無所短長，徒以臣為張主，臣鼯鼠之技，惟有以戰撫為名，以保守為實而已。他非臣所知也。特此陳情，不勝待命之至。

撫、按與桑國寶三疏一齊俱上了，聖旨批下，該部酌議具覆。兵部大堂因與司官再三酌議，方覆旨道：

若論糜費錢糧，撫戰俱無要領，當事誠為有罪。但此賊實乃百年以來之積逋，一旦要殲厥渠魁，盡行撲滅，誠所難能。桑國寶雖曰糜費，然尚能保守封疆，未嘗少失。若加重罪，恐任事之臣灰心解體，俱思推脫，闔事付誰為之？況諄諄請廟堂勝算，臣等職司兵馬，理宜授彼方略，以為攻取之用。然此峒蠻據險藏奧，若想搗其巢穴，良亦不易；心貪性狡，欲以恩交結，安保無他？一時實無萬全之策，豈敢輕措諸行事，以圖僥倖哉？雖然，天下一家，王化無外，豈有不可討之逆賊哉？但思奇功必待奇人而後成，朝廷若能結網天下，自多麟鳳。伏乞陛下下尺一之詔，詔天下草莽英雄，有能獻奇計、出勇力，剿滅峒賊者，不惜封侯之賞。則馴龍伏虎，定有其人，況區區小丑哉，自授首有日矣。桑國寶且暫寬其罪，令其謹守四境以待賢者，則東南可圖也。伏乞聖裁。

覆本上去，聖旨依擬。遂令閣臣草詔佈告天下：

不論省州府縣兵民人等，凡有奇才異能，能滅兩廣峒賊者，不必赴京朝見，可徑往總兵桑國寶軍前獻策效力，滅此逋賊。倘能成功，論功封拜，決不食言。所過地方供給路費，桑國寶著悉心斟酌施行，以贖前愆。特詔。

詔書既下，早早行到各府州縣地方。正是：

一方有難九重憂，廊廟無才天下求。
自古功名賢者立，看誰談笑取封侯。

詔書既下，紛紛行到四方。四方豪傑應詔而往者，不可悉述。

且說浙中溫州地方，有一人姓花名棟，表字天荷。生得美如冠玉，秀比朝霞。行到人前，皎皎疑一團白雪；對人談吐，藹藹見滿面春風。凡人之品不過造成一種，獨這花天荷，細察其為人卻有四樣：若論風流，可以稱為美男兒；若言學問，可以謂之大才子。此二者猶少年之常，獨於美人才子中別具一種昂藏英勇之氣。徒手三五十人不敢近，又可謂之豪傑士；及其處事，慮始慎終，必周必至，斷不輕發，又可謂之老成人。惟其具此四種才學，故世上之齷齪庸人，孟浪鄙夫，皆不足邀其一盼。故在本縣作一個秀才，卻非其志。年已二十，尚落落一身，未諧家室。卻喜父親花大本，母親葉氏，二人康健，家計充足，又有長兄花梁代養，不累其心胸。故此得行其志，終日不是讀書作文，就是賦詩飲酒，憑弔古人，究心當世。

一日因春光明媚，帶了一個老僕叫作花灌，一個童子叫作小雨，去游天台之勝。在天台山中游了數日，忽一日微飲了幾杯，坐在一塊磐石之上，看那落花飛入流水，翩翩有致。因細細賞玩，欲作詩題詠。忽見一個白鬚老人走到面前，看著花天荷大聲說道：「少年英俊之人，為何不努力功名，訪求佳偶，以快生平，卻在此間看流水，作世外情緣。豈不辜負光陰，虛此美質耶？」

花天荷從不結交朋友，以朋友中無知己也。今忽聞老人之言，大有警醒。又見那老人仙風道骨，不覺尋常，忽不覺立起身來，拱手致敬道：「老丈良言不啻藥石，正中花棟之痛癢，每夢想不能得聞。何老丈忽從天下教，真出意外。敢請教道：以須其言。」

欣然就同坐於磐石之上

花天荷有隨攜的酒食，遂命小雨擺在石上，邀老人對飲。老人也不推辭，竟欣然而飲。飲了數巡，花天荷方開言道：「適蒙老人良言，雖曲盡花棟之痛癢，然我花棟之病痛，非天之害我，實我之自取其害也。老丈雖有此藥石之言，恐不能起我沉痾。」老人笑道：「秀才差矣。秀才之病既自知之，又知予言為藥石，只須手到，沉痾起矣。又何為而不能？」花天荷道：「譬如老丈所言之功名，人生世上，既讀書負才，豈不願就？但書生微筆墨之靈，博取一第，毫無所濟。而紆金拖紫，坐享天祿，猶以丈夫自欺，豈不有愧？若欲效傅介子、班定遠立功異域，今又非其時也。此予功名所以為一病也；譬如老人所言之佳偶，人苟有情，誰能免此？但思偶者，對也。既曰對，必各有類：鳳必以鳳為偶，鴛必以鴛為偶。若以蜂配蝶，以鶯配燕。則非偶也。物既如此，人自如此也。梁鴻樂高隱，惟孟光布素之服，合其高隱，可謂賢也。若嫁孟光為石崇之婦，而金谷中置此布素，謂之佳偶可乎？西子千古之美婦人也，孟子謂之不潔，范蠡載之五湖，又不知作何品題？大都賢與賢為偶，色與色為偶。才與才為偶，各有所取耳。若我花棟者，才色人也。若無才色佳人可與我花棟為偶，則終身無偶可也。此婚姻所以不又為一病也？老丈言雖藥石，細思之，不知能起我膏肓之病否？」

老人聽了，大笑道：「秀才何見之小也？功名之路豈止一途，但就人之力量以取之耳。有王者之力量，便可取王者之功名；有霸者之力量，便可取霸者之功名；有英雄豪傑之力量，便可取英雄豪傑之功名。若僅有筆墨之力量，亦不過僅取筆墨之功名而已。秀才既慕傅介子、班定遠之功名，怎說無路？只要秀才有傅介子、班定遠之力量耳。不知秀才果有此等力量否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力量亦大小不同。一分亦力量，十分亦力量，百分亦力量，我花棟怎敢誇口說個有力量，又怎敢自諉說個沒力量？但不過於此等功名，願學焉而已。」

老人聽了連連點頭道：「好個願學焉！此便是秀才一生受用處，功名已盡此矣。至若佳偶，天既生鳳，必定生凰；天已生鴛，必定生鴛；天既生梁鴻，必定生孟光，此陰陽自然之配合也。只恐人事偶乖，一時不便偶湊耳。若天既生秀才之才美，未有不生秀才才美之對者。第秀才一時願見者，不知在何處，而目前所見，又皆秀才所不願見者，故秀才憤然以為病耳。此病直到見後，方知錯害。此時說也無益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據老丈如此說來，則我花棟於功名、婚姻二者尚有分也？」老人道：「若功名無分，則秀才不作傅介子、班定遠之想了；若無婚姻之分，則秀才不動才美之思了。既作此想，既動此思，正青雲之開其路，而紅絲之係其足也。怎說無分？」花天荷道：「老丈既知我花棟於功名有分，必知功名之分在於何地；既知我之於婚姻有分，必知婚姻之分屬於誰家。不知可以明明見教否？」老人道：「婚姻不必求，然不求而自得，可以不言。言之近洩漏，不言可也。功名雖求之，尚未可得，然終得於求，又不可不言。言之為指迷，即言可也。」

花天荷聽了老人言論，字字皆有深意。因大驚道：「原來老丈乃神仙中人也。弟子花棟，師事之以聆玄論，猶為過分，敢踞坐以取罪戾乎？」因長跪再拜請教。老人見了大喜，因以手扶起，道：「子機靈性警，實具英雄之骨，不獨虛心可敬也。子欲知功名之路乎？可試思功名之路生於治乎，生於亂乎？」花天荷因答道：「治則天下安矣，何功名之有？抑生於亂耳。」老人道：「子言是也。可再思今天下孰亂？」花天荷道：「今天下四境皆安。而亂者獨兩廣峒賊耳。」老人大笑道：「子真留心世務人也，予謂英才不謬矣。天下之亂正在此，子之功名亦正在此。」

花天荷聽說他的功名在此，便沉吟不語。老人道：「子何不語？」花天荷又沉吟半晌，方說道：「老仙師謂亂在此，則然。若雲弟子花棟之功名在此，則又恐不然矣。」老人道：「亂既在此，子之功名為何又不在此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弟子聞功名起於戡亂。峒蠻之亂固在此，我花棟實無戡峒蠻變亂之才，則功名從何而得？」老人道：「予聞子精於韜略，審於運籌，方將大展經綸，何反難此小丑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博虎不難，而搏負隅之虎則難；屠龍雖易，而屠潛淵之龍則不易。何也？地之險助之也。今峒賊雄據萬山，其出劫也，猶鷹鳥之攫物；其伏藏也，如鼠之在穴，無由而搗之。不能搗其巢，安能成其功？故弟子不敢謂然也。」老人大笑道：「子既自謂雄才，又何自委諉也？圖王伯之業，尚自有人，天下豈有不能破之賊哉。惜子不虛心，以求破賊之方略耳！」花天荷道：「豈不願求，但恐無路。」老人又笑道：「諸葛草廬，黃石圯上，自在人間，何云無路？」

花天荷見說話有因，因自大悟道：「我弟子何愚也！弟子既遇仙師，則仙師即今之諸葛、黃石也，又何必他求？」因乃長跪以請道：「乞仙師成就。」老人大笑道：「子誤矣！予偶以理言，謂天下有人耳，非雲我即其人也。子慎勿過疑，轉使我不自安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我花棟之愚蒙，已承仙師言下機鋒，點醒八九。仙師既已點破，又復愚蒙之，恐花棟之愚蒙不若至此。仙師若慮花棟不誠，必欲再試之，竊念花棟樸心之人，一念感通，生死無二，乞仙師鑒察而卒憐之，使我花棟速沾時雨之化，真天地父母矣。」老人復大笑道：「子如此認真，倒叫我沒法。若只管回你，只道我推脫不肯輕傳；欲要應承，卻又將何發付？也罷，我昔日曾遇一異人，授我秘書一卷。他說，能熟讀之，功名、婚姻俱可遂意。我因遊心世外，用他不著，故辭而不受。他又說，你如用不著，可留下，倘遇有緣人，轉授之亦可也。我懷此二十年，竟無一人可贈。今適遇子，子又諄諄求我，或是機緣也未可知，我只得取出贈子。用得著固好，用不著卻也休怪。」花天荷聽了滿心歡喜，因再拜致謝，道：「多感仙師慨然垂賜，但不知高天厚地，將何以報？」老人又笑笑說道：「報非所望。但無心中與我相遇，雖是機緣，卻亦不易。可起來，令人多沽美酒，與子痛飲而別，方不負天地成全，山川作合也。」

花天荷原是一個快士，聽得老人要飲酒，甚合其心，愈覺歡暢。乃立起來叫花灌重沽旨酒。這一番成了知己，更比前番飲得有興。正是：

相逢只道本無心，說出緣由卻有因。
不欲分明將酒渾，又難冷淡把情親。
言徒充耳終疑假，事若關心自認真。
怪怪奇奇雖莫測，大都天地曲成人。

老人與花天荷談天論地，你一杯我一盞，也不勸也不推，直吃得日色平西，二人俱酣酣然，老人方立起身來說道：「酒夠了。」因在懷中取出一卷書來，付與花天荷。道：「功名、婚姻俱在此中，慎毋輕視。」花天荷雖已半酣，然存心謹慎，見老人贈書，忙用雙手接了，放在一塊高石之上，對書恭恭敬敬拜了四拜。拜完，又對老人也拜四拜，然後將書藏入懷中，竟不開看。老人見了大喜道：「子誠大器，異日功名，正不可量。」遂拱手要別去。花天荷忙留住問道：「仙師鶴駕，知不可留。但求示法號，以志不忘。」老人道：「孤雲野鶴，有甚姓名，今與子在此天台山中相遇，即喚我作天台老人可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仙師既容弟子依傍門牆，則弟子從師應勿避也。敢請後期。」老人道：「今日之會，有期否？今日之會既無期，則後日之會又安可與期？」聽徹緣可也。」言畢竟

飄然而去。正是：

來忽風兮去忽雲。豈容人見與人聞。

大都天上蓬萊客，不是凡間野鶴群。

花天荷見天台老人來去不測，行止裕如，知是異人。又見授書，打動心事，不勝驚喜。看他去遠，方叫花灌、小雨收拾了，緣路回寓。到了寓中，見天色已晚，又是酒後，恐怕褻瀆，將書高置牀頭，不敢開看，竟自睡了。直到次日天明，起來梳洗完了，然後取出書來，細細開看。是甚秘書？但見：

萬疊皆山，千條盡嶺。千條嶺上，雜雜沓沓起峰巒；萬疊山中，縱縱橫橫分道路。左一條，右一條，橫一條，豎一條，道路宛若紛絲；高一層，低一層，彎一層，直一層，峰巒猶如聚冰。奇峰怪石，若蹲若踞，盡列虎豹之形；老樹枯藤，如盤如屈，皆作龍虯之狀。青才斷，綠早續，斷斷續續，渺不知斷續之蹤；煙忽接，雲忽連，接接連連，總都是接連之勢。山坳裡，東一陣，西一隊，影影的人作猿猴之渡；樹當中，上一攢，下一簇，井井然穴如蜂蟻之窩。中列旌旗，圍岩繞壁，便是賊魁之寨柵，那裡有青黃赤白之分；旁開門戶，通谷穿林，莫非黨羽之往來，何曾有親疏內外之別。統觀之，峒中有峒，峽外有峽，杳不知其出沒。細察之，一峒有一峒之名，峒峒有峒峒之名，如畫沙而不亂。一峽有一峽之號，峽峽有峽峽之號，如列眉而井然；概視之，裡非有裡，程不有程，何以計其以遠近。實按之，一里有一里之遠，裡裡有裡裡之遠，如丈量而不差。一程有一程之遙，程程有程程之遙，較尺寸而不失。何首何尾，首尾分明；此去此來，去來如見。大都山川數千里，能觀如此，而賊形已宛然在於目中；積寇幾百年，誠察於斯，而妙算已運之掌上。

花天荷細細一看，卻是一幅兩廣山川圖。圖中細注某山屬某府某州，某山何名。某山有峒，某峒何名，峒賊何名。某峒至某處多遠，或大道或小徑，何處最險，何處最隘，何處可行，何處當避，皆一一注得分明。兩廣山川雖多，於此一覽，皆了了無餘。花天荷看得分明，不勝大喜道：「破此峒賊，在吾掌中矣。老人其仙乎，遇之誠大幸也！」

看完兩廣圖。再揭第二幅一看，卻也不是什麼秘書，乃是一幅名園圖。內中有樓閣，有亭樹，有池塘。兼之朱欄曲檻，白石瑤階，花木扶疏，簾櫳相映，十分富麗，又十分幽靜。畫後並無款識。卻不知是何處園圖。再四推詳不出，只得放下。每日只將兩廣圖細細展玩。展玩既久，不覺兩廣的山川形勝，並賊之出沒，俱了了於胸中矣。

花天荷只因胸中有此方略，有分教：明覓封侯，暗憐夫婿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[返回 >> 畫圖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